

绪 论

实践怎样检验了社会主义

邓小平理论是当代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其中包含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观和价值观的统一。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也就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观。从学理上看，邓小平理论最鲜明的特色和最突出的贡献，正在于它重新恢复确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基本前提和根本原则——以人民实践为标准的实事求是路线和以人民群众为本的价值宗旨，并使它们达到了空前的统一。与传统的社会主义观相比，将人民主体价值观引入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是邓小平理论的最大亮点，也是这一理论体系特有的基础、核心和精髓所在。所以我们对邓小平理论的价值观解读，必须首先从他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澄清和发展入手，着眼于将价值尺度引入社会主义本质规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第一节 苏东剧变后的沉思

20 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之交，世界上发生了一场被人们长久不忘的剧烈变故：从象征着“两大阵营”对峙的柏林墙倒塌，到社会主义阵营的诞生地——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上空的红旗落地，存在了 70 多年并曾经十分强大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还有它身边的一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竟然仿佛是在一夜之间突然地消失了！

面对这一剧烈变故，全世界都为之震动。当一些人扼腕痛惜、陷于恼恨而不能自拔，另一些人则惊喜若狂、弹冠相庆的时候，更多人的心情是复杂的。他们在观察着、思考着、关注着今后人类的命运和前途。人们希望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把握住事情的本质和意义。其中谈论得最多的一个问题当然是：社会主义怎么了？它还能够继续存在和生长吗？它还能够代表人类的未来和希望吗？

谁都知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苏东的变化绝不是发生于一夜之间的。那么，什么是使这些国家的执政党及其事业走向衰败的真正原因呢？当苏联和东欧的一些当事人不无怨艾地把失败归咎于来自外部的“颠覆阴谋”和内部“叛徒出卖”的时候，当西方一些反共分子洋洋自得地赞美他们的政府如何使用巧妙的策略“拖垮”、“搞垮”别人的时

候，他们似乎是在用同样的方式思考问题，犯了同样的错误：都过分夸大了某些个人或政治权谋、技术手段的作用，过分地强调了“外因”的作用。

显然，相对于一种社会制度、一个严密的国家体系、一个关系千万人选择的实践过程而言，用“小原因造成大结果”的思路，是难以解释这样一个巨大历史事件的深刻涵义，难以从中得出关于社会主义的普遍结论的。因为，首先就实践和事实本身来说，他们只看到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一种情况、一个局面，却没有看到同时发生的另一种情况、另一个局面，如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新探索、新面貌和迥然不同的命运。尽管在当时和其后的一段时间里，一些人曾担心或希望中国也出现同样的结局，但它却没有出现。

了解新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事实上，苏联东欧国家所遇到的全部问题，包括来自外部的压力和内部的分歧，在中国都遇到过，有些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些导致苏联东欧失败的潜在因素，在中国也一样不曾缺少过，并且一度表现得明显和突出。提起 20 世纪 50 年代末开始的“三年自然灾害”那样的天灾人祸，60 年代中期开始持续了整整 10 年的“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社会大动乱，直到 1989 年发生的那场惊心动魄的政治风波，对此就不难想像。但是，中国却能够在那场巨大的变故当中“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保持了自己的社会稳定和发

展。

对于其中的原因，当然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例如人们会谈到中国的特殊历史和国情，谈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谈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根基及其治国方略，谈到毛泽东、邓小平的雄才伟略和个人魅力等等。诚然，这些都有一定有效的解释。然而人们发现，比这一切都更客观、更直接，从而也更有说服力的解释，显然还是已经进行了 10 年的改革开放。

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自我改革和完善，正是所有上述有效原因的一个集中显现。在经历了 1989 年的政治风波以后，邓小平曾十分坦率地指出，稳定来自发展：

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①

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②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以下引此版只注页数），第 370～371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54 页。

人民有自己的亲身经历，眼睛是雪亮的。过去吃不饱，穿不暖，现在不仅吃饱穿暖，而且有现代化生活用品，人民是高兴的。既然如此，我们的政策还能不稳定？

政策的稳定反映了党的稳定。^①

基于现实的国际背景，可以在一定的意义上这么说：正是由于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结束了最终导致失败的那种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并开始了富有生机的独立开拓和创新，才使中国在风暴到来之前，就已从根本上避开了那场国际性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因为，改革开放不仅使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环境大大改善，从而使生产力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也使各项事业和整个社会的发展逐渐走上了良性运行轨道。改革开放不仅使人民在物质生活方面迅速得到明显的改善，也使人民在精神生活方面逐渐恢复了自由和尊严。特别宝贵的是，改革开放重新唤起了人民对社会主义和国家民族前途的希望和信心。正是这一切，也包括 10 年来改革开放实践中所遇到的各种矛盾和风险的磨炼在内，使中国的党和人民有足够的理由、足够的能力，并做了足够的准备，去抵御外部事变的冲击。

说起改革开放，任何人都不能不想到它的指导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35 页。

思想——邓小平理论，和它的倡导者——被称作“世纪伟人”的邓小平同志。当然，改革开放并不是邓小平的个人选择，邓小平理论也并不限于邓小平本人的言论。应该说，改革开放决策事实上来自中国人民的意愿，来自几十年社会主义实践经验教训的总结，来自时代的召唤。伟人之所以高出于一般人，就在于他比一般人更善于理解和表达人民的意愿，比别人更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比别人更敢于和善于响应时代的召唤。正是人民群众和历史深处的力量，造就了邓小平那样的历史伟人和他的成就。正是邓小平的理论和决策，使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在空前严峻的历史关头经受住了考验。

现在，当事情又过去了 10 多年，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 20 多个春秋的时候，再看当年由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这一举动，任何人也不会怀疑它对于巩固社会主义政权和振兴中华民族的重要意义了。记得 20 世纪 90 年代初曾经流行过这样一个并不精确的说法：“只有中国能救社会主义。”实事求是地说，如果去掉“只有”二字，保留“中国能救社会主义”，那么应该说，这句话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的改革开放对于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特殊意义的。正如邓小平指出：如果不通过改革开放来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中国就不能坚持社会主义，就“只能是死路一条”。

历史是最权威的裁判。“实践是检验认识之真理

性的唯一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原理，一个常识。这个原理适用于一切有待证实的思想观念，当然也适用于有关社会主义成败的思想和观念。十分富有戏剧性的是，中国的改革开放，邓小平理论的正式提出，正是从确认“实践是检验认识之真理性的唯一标准”这一哲学命题开始的。20世纪70年代末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使中国能够解放思想，充分地面向现实，从实践中寻求实现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因此应该说，实行了改革开放的、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最信任历史的裁判的，是最欢迎和凭借于实践检验的。邓小平的一贯原则，就是“拿事实来说话”，就是要“让改革的实际进展”去说服人^①！

当然，实践的检验从来不是简单、一次性的，而是复杂、长期、反复的。历史告诉我们，对于一个社会思想体系的检验，从来也不会像检验一道算术题那样简单，甚至也不像检验任何一个高深的自然科学假说那样，主要凭借某个观察或实验就能够大体确定。对社会思想体系的检验，不仅需要有持续的社会实践，而且需要凭借经过这样的实践所提供的理论和方法，去深入地观察、解读、领悟来自实践的启示。这里面有极其丰富的哲理。

就拿对社会主义的历史检验来说，迄今世界上

^①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6页。

已经有了几种不同的社会主义实践，它们各自产生了不同的结果。关于怎样从中看到历史的启示，从中把握社会主义命运的逻辑，人们由于立场不同，各自都会作出自己的判断。例如：对于苏联东欧的失败，一些人宁愿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失败，而不仅仅是某种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他们断言：实践已经证明，世界上并没有、也不再可能有成功的社会主义了。而对社会主义仍然抱有坚定信念的人们，却理所当然地想到了中国的景象。他们说：中国今天的繁荣兴旺，是社会主义正在找到自己成功模式的一个强有力的证明。面对今日中国这样一个巨大而明显的证据，那些断言“社会主义已经在地球上终结”的人，并不会轻易放弃，他们往往会把话题引向另一个角度说：“沿着改革开放道路走下去的中国，实行的还是社会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吗？”

于是，这场关于历史检验的争论，又不得不回到它的理论和逻辑起点上：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显然具有深刻的普遍意义。近年来，在谈到邓小平理论及其实践对于社会主义的意义时，在国内外听到最多的问题就是：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致的吗？它们之间是一种怎样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邓小平所倡导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究竟是不是、是一种怎样的社会主义？抑或中国的现实，是否意味着“社”与“资”的问题已经过时，

从此不再具有实际的意义了？等等。对这类问题人们有各种各样的看法和说法，丝毫也不奇怪，因为它们确实联系着多年形成的观念和信仰，联系着人们习惯已久的心理和思维定势。在被以往各种成见、偏见和意识形态话语炒作重重包围的环境里，不少人仍被笼罩在一团团历史迷雾之中。

然而，人们感到倍加困惑的这个问题，却并不是超出于邓小平理论之外的一个新问题，而是邓小平理论之中的一个主要议题，是邓小平理论本身所提出和回答的一个基本问题。因为作为一个逻辑上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邓小平理论在确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战略时，必然要首先思考和界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

事实上，也正是邓小平首先提出了这个问题，并一直在强调这个问题。请看他是怎样反复说到这个问题的：

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①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2页。

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①

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②

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③

现在的方针政策，就是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总结的结果。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④

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但什么叫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还在摸索之中。^⑤

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从一九五七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六十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算是那场争论的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7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3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7页。

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①

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②

.....

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出来的这些讲话，是从 1980 年到 1991 年间发表的。这 10 多年，正是改革开放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前进的时期，也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熟和完备起来的时期。可以说，邓小平正是紧密结合实践的发展，从提出、澄清、回答这个问题入手，才取得了总体性的理论突破，做出了重大创造性贡献的。

总的来说，“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是邓小平理论的主题，是这一理论体系的核心、基础和精髓，它的意义覆盖了邓小平

① 《邓小平文选》 第 3 卷，第 291 页。

② 《邓小平文选》 第 3 卷，第 369 页。

理论和决策的方方面面，贯穿于邓小平理论和决策的方方面面。按照邓小平理论，在所有具体政策和策略方面做出的抉择，都与对这个主题的把握有关。因此，当人们对改革开放的总体面貌和走向，对一些具体政策、策略和社会现象觉得看不清楚、不易理解的时候，往往来自他们对这一根本思路的不了解、不清晰。因此，要深入理解邓小平理论，就必须首先理解他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澄清和发展；而要理解他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澄清和发展，就必须理解他将价值尺度引入社会主义本质规定的意义。

我们对邓小平理论的价值观解读，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第二节 思维方式溯源：空想、科学与实践

邓小平理论的价值观，首先是指社会主义制度和体系中所蕴涵的价值观，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关于社会和国家发展的指导思想的价值观。这个层次上的价值观，与社会上每个个人的人生价值观之间，处于不同的水平上，有不同的要求、表现和意义。

“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由来已久。自从“社会主义”这个名称一诞生，

它就不言而喻地存在着，并且一直被人们以不同方式理解和求索着。为了更充分地理解这个问题的实质，我们需要从头说起。

社会主义，原本来自一种关于人类社会美好前途的理想和追求。

一般来说，当人们强烈地感受到现实社会发展的种种不足和缺陷，不满于生活中种种苦难、不公和黑暗的时候，很自然地就会想到应该有一种更合理、更完善、更光明的社会制度，使人们都能够过上美满幸福的生活。这种高尚的思想和感情，从学理上看就是一种价值追求，它属于典型的价值判断和价值观念的思想活动。

对价值的追求是人类固有的权力和责任，是人类不断改造世界、改造自身的一股永恒的精神力量。正因为如此，人类自古以来就不乏各种美好的理想、愿望、信念、预言、设计和承诺。不仅各大宗教历来都热衷于提供永恒的“幸福天国”和“极乐世界”图景，各家学说也都纷纷探讨和鼓吹未来各种各样的“理想社会”、“大同世界”……然而，尽管人们有权选择和追求自己的理想，有权用自己的价值标准去构想和实现自己的价值追求，却谁也没有权力违背社会发展的规律，用自己的意愿和想像代替那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或无视现实条件而任意地改变历史。美好的理想和承诺并不一定都具有现实生命力。自古以来不断翻新的各

种美好理想、愿望、信念、预言和设计，都无一例外地要在实践面前接受考验，以证明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可持续的生命力。因此它们也就有了真实与虚妄、科学与幻想、诚实与欺诈、有无生命力之分。关于社会主义也是如此。

一、社会主义产生于批判资本主义

以往各种关于未来美好社会的描绘，大都是忽略历史条件、超越时空的想像和猜测，都还处于极其简单化的形态和水平上。它们大都游离于现实的社会发展进程之外。与这些理想相比，社会的发展仿佛是在盲目地走着一条自发的道路。正因为如此，没有哪一个社会思潮能够像“社会主义”那样，不仅真正形成了一门系统的、不断发展着的社会学说，而且终于切实地导致了一场持续的、强有力的社会改造运动。

粗略地回顾历史也许可以说：社会主义，如果不是有史以来唯一的，至少也是第一个先有了理论和设计，然后进行有意识的社会组织和改造运动的思想体系。之所以如此，可能是由于社会主义经历了一个长期酝酿、形成和发展，使它自身不断臻于成熟的有效过程；而这一过程，又适与人类社会进入的一个相对高级的发展阶段——资本主义时代紧密地联系着。

到了资本主义阶段，人类业已形成和积累起来的历史经验、实践能力和认识能力，已经比古代有

了质的飞跃。社会认识的逐渐科学化，使人们能够从社会形态的整体高度，提炼出纷繁复杂社会现象的基本要素和结构特征，进行批判、分析、比较和预测，从而使人们对自觉地改造世界和把握自己的历史命运，有了强烈的愿望和足够的信心。

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的实践本身，不仅将社会发展的许多潜力和可能性发挥到了极致，而且将现存的各种矛盾和冲突也发展到极致。它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和弊病日益充分地暴露出来，使人们能够在享有资本主义的革命性成果的同时，也清醒地看到它的历史局限，从而在批判的基础上探索新的更加先进的社会形态。

“社会主义”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它的最初思想形态是 16 至 17 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这时资本主义尚处在它的早期——资本原始积累阶段。英国托马斯·莫尔于 1516 年发表的《乌托邦》和意大利人康帕内拉写成于 1601 年的《太阳城》两书，就看到了资本原始积累的丑恶和它所带来的灾难。在痛加揭露和控诉之余，书中也设想出一个没有剥削压迫、人人平等的美好社会情景。从此“社会主义”就作为一个十分新鲜而有些神秘的字眼，成为令无数人为之向往和激动的目标。这是“社会主义”作为一个社会思想体系的正式诞生。但在现实生活中，“社会主义”却从一开始就有着各种各样的面貌。

二、现实“社会主义”面貌的多样性

在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产生之前，社会主义（它当时还不叫空想社会主义）已经有了 300 多年的历史。从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使用文学笔法表达的充满激情的意向，经过 18 世纪法国人摩莱里和马布利从理性角度加以法理化的论证和深化，到 19 世纪三位杰出代表人物——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的欧文那里，作为一种纯粹理想的社会主义达到了它的顶峰。这三位最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不仅从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无情地抨击了资本主义的弊端，深刻揭露了私有制是其罪恶之源，而且对未来社会做了许多天才的猜测和设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将其称之为“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指出：他们“抨击现存社会的全部基础”，为启发工人觉悟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材料；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积极的主张，例如消灭城乡对立，消灭家庭，消灭私人营利，消灭雇佣劳动，提倡社会和谐，把国家变成纯粹的生产管理机构，——所有这些主张都只是表明要消灭阶级对立”。因此，尽管这些主张“本身还带有纯粹空想的性质”^①，其中大部分还是能够为后来的科学社会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想所吸收。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04 页。

1848 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是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诞生的标志。但当时它并不叫“科学社会主义”。相反，马克思恩格斯曾对“社会主义”这个名称有所保留。因为一方面由于历史的原因，空想社会主义者还享有这个名称的专用权：“本来意义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体系”，即是指“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的体系”^①；另一方面，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开始成为一种时尚的时候，社会上打着这样旗号的思潮和运动存在着错综复杂的情况，严肃的思想家就不能不加分析地使用这个名称。恩格斯在为《共产党宣言》1888 年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曾说明了这个原因：“在（起草《共产党宣言》的）1847 年，所谓社会主义者，一方面是指各种空想社会主义体系的信徒，即英国的欧文派和法国的傅立叶派，这两个流派都已经降到纯粹宗派的地位，并在逐渐走向灭亡；另一方面是指形形色色的社会庸医，他们凭着各种各样的补缀办法，自称要消除一切社会弊病而毫不危及资本和利润。……在 1847 年，社会主义是中等阶级的运动，而共产主义则是工人阶级的运动”，然而这还是“一种粗糙的、尚欠修琢的、纯粹出于本能的共产主义”^②。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303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56～257 页。